

世纪之交德国文坛中的 “李白热”^{*}

张小燕 谭 渊

摘 要：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巅峰——唐诗有了新的认知。20 世纪初，大批颇有影响力的德国诗人尽管不懂中文，但纷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对中国诗歌的改写，从而使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德国文坛涌现出一股“李白热”。自然主义诗人阿诺·霍尔茨将李白的诗句和母题嵌入其诗歌巨著《幻想者》中；印象主义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创造了“拼贴法”，用新的主题将李白的多首诗歌融汇在一起；表现主义诗人克拉朋特则主张从“精神”出发，对中国诗的“殿宇”进行重建，不仅借中国诗歌表达了和平主义思想，还为德国读者呈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诗歌王国。可以说，德国诗人与李白的精神对话使唐诗间接参与了世纪之交德国现代诗歌的转型和重构，唐诗由此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李白；文学翻译；唐诗；中学西传

作者简介：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博士研究生 武汉 430074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4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0)02 - 0115 - 14

^{*} 本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在 17—18 世纪德国的传播与中国故事的多元建构研究”（编号：18BWW069）的资助成果。

中国诗歌在德语世界的译介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1747—1749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被译为德语在罗斯托克出版,其中收录了《诗经》中的8首作品,这是德语文献中最早的中国诗歌译本。1827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阅读了《花笺记》英译本之后,以附录中出自《百美新咏》的4篇女性人物传记和诗歌为基础,写下了4首“中国诗”。^①1833年,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将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exander de Lacharme)翻译的拉丁文《诗经》转译为德语出版,使《诗经》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德语读者眼前。^②1852年,奥地利汉学家奥古斯特·费茨迈耶(August Pfizmaier)发表了《离骚》和《九歌》的德译文。1880年,德国汉学家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首次将整部《诗经》直接从汉语译为德语。而中国古典诗歌中最璀璨的明珠——唐诗则直至19世纪末才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

历史上,德国专业汉学起步较晚,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以前一直深受法国汉学影响。^③1862年,法国汉学家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出版了欧洲首部唐诗译本——《唐代诗歌选》(*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其中收录了以李白为代表的35位诗人的97首诗作。1867年,女诗人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发表了《中国诗歌译文集》(《玉书》)(*Le Livre de Jade*)。借助旅法华人丁敦龄的帮助,戈蒂耶充分发挥想象力,对中国诗歌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改写,受到法国社会特别是文学界的积极评价。《唐代诗歌选》和《玉书》的影响力很快便超越了国界,在世纪之交^④的德国引起巨大反响,并在德国诗坛激起了一场翻译和改写中国诗歌——尤其是李白诗歌——的热潮。^⑤

一、霍尔茨对李白诗歌的改写与“诗歌革命”

19世纪末,德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正处在革故鼎新之际,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青春风格、表现主义等文学流派纷纷提出新的文艺主张,探索文学走向现代的道路。戈蒂耶优美的法语译本让不懂汉语的德国诗人对唐诗产生了浓厚

^① Heinrich Detering/Yuan Tan, *Goethe und die chinesischen Fräulein*, Göttingen: Wallenstein, 2018, S. 57-111.

^② 张小燕、谭渊:《吕克特的〈诗经〉德译本与“世界诗歌”》,载《德国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4-168页,这里第155页。

^③ 谭渊:《百年汉学与中国形象——纪念德国专业汉学建立一百周年(1909—2009)》,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69-75页,这里第70页。

^④ 在德国,“世纪之交”(Jahrhundertwende)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尤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过渡阶段。

^⑤ 蒋向艳:《唐诗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6页。

的兴趣，由此，在18世纪“中国热”退潮之后，中国“再次进入了（德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视野”。^① 在众多中国诗人中，李白尤其受到德国诗人的青睐，被比作中国的“阿那克利翁”。^② 而在早期改写李白的诗人中，阿诺·霍尔茨（Arno Holz）、理查德·德默尔（Richard Dehmel）、克拉朋特（Klabund）都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对李白的诗歌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改写和再创造，使唐诗在异域之旅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霍尔茨（1863—1929）是德国自然主义时期的重要作家和理论家，其早期诗歌和戏剧创作都体现了自然主义“分秒必争”的风格。^③ 待自然主义文学在德国退潮后，霍尔茨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希望发动一场诗歌革命，改变德国诗坛模仿成风的乏味局面，^④ 其诗集《幻想者》（*Phantasmus* 1898/1899）便体现了霍尔茨的诗歌革命主张。这部诗集分上下两册，共100首短诗，呈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诗人所处的大都市和现实世界，另一个是“幻想者”创造出的浪漫的非现实世界，两个世界彼此映照，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而诗人则在经过现实与非现实世界的游历后实现了个人的自我超越。1898年1月，霍尔茨在杂志《青年：慕尼黑艺术与生活画刊》（*Jugend: Münchner illustrierte Wochenschrift für Kunst und Leben*）上先期发表了一组来自《幻想者》的诗歌，此处“幻想者”（音译为“方塔苏斯”）本指希腊神话中睡梦之神的儿子，他可以变幻为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梦里，但其中第4首诗歌的灵感却来自霍尔茨心中不朽的诗人李白：

一只金色的花船，
乌木桅杆，紫色的帆
乘着它，我们飘入大海。

.....

从我们心中
欢呼出一支不朽的歌
属于李太白！^⑤

① 李双志：《德国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的现代重构——以“诗歌中国”的发现和译介为例》，载《德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5—120页，这里第106页。

② 詹春花：《中国古代文学德译纲要与书目》，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③ “分秒必争”即“要求作家精确地、丝毫不差地摹写生活现象，‘分分秒秒’地、事无巨细地描写事情发生地的一切活动和变化……”。参见韩耀成：《德国文学史》，第4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④ Gerhard Schulz, *Arno Holz Dilemma eines bürgerlichen Dichterlebens*, München: C. H. Beck, 1974, S. 65.

⑤ Arno Holz, *Phantasmus*, in *Jugend: Münchner illustrierte Wochenschrift für Kunst und Leben*, Nr. 3, 1898, S. 40. 译文参考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